

【东张西望】

白桌布



德国人有一种本事,吃过饭的桌布整洁如初,没有水印,没有残渣,也没有油渍。而且,德国人很喜欢用白桌布,祖传的、手绣的、钩针钩的、棉的、麻的,不一而足。

你会说,西餐和中餐不一样,都是土豆、牛排之类。那就错了,那是最大众化的。真正的西餐,也是汤汤水水、稠稀不等、细刀细切的,尤其是按祖传食谱烹制出来的佳肴,没有精细的步骤就不算是正宗的。所以,大抵讲究点的正餐都要荤素兼备,凉热无缺,且刀叉又烦琐。关键是,餐具的使用和多道程序,避免了汤汁的滴溅。还有就是餐具的摆放、饮食的动作与习惯,使得桌布一尘不染。

所谓的餐具摆放,除了要摆放吃鱼或肉的刀叉、吃饭后甜点的小勺小叉外,通常汤盘下面还有底盘,正餐盘下面有时也有底盘,这样流淌到盘沿儿的汤汁就被拦截到底盘上。而动作和习惯则是:不可将双臂置于餐桌之上,用餐时低头接近餐具,并且杜绝咀嚼时说话;若是家庭聚餐,每个菜盘里都放有一把公用勺,谁想取哪种菜肴,就将该盘端到自己面前,以离自己碗碟最近的距离盛菜……

为了验证,我请了一桌子德国人到我家吃饭,铺了白桌布。主食有饺子、炒面、米饭,炒菜有鱼香肉丝、红烧牛肉和各式油菜等。我大显身手,竭尽所能地操办了满满一桌。我的客人们也都喜欢中餐,并视其为上品,为能在欧洲吃到正宗的中餐而欢欣鼓舞。为了显示咱们的瓷器文化,我将

结婚时父母送的青花梧桐餐具一一摆放在餐桌上,自然赢得一阵赞叹。按照我们的餐具摆法,是碗下有碟,碟下摆筷托,托下放餐巾纸。在吃的当口我留意地看了看,看看他们会不会掉落汤汁和饭粒、饺子蘸醋时会不会有飞溅出来的东西。

我并非恶狠狠地监督,只是想知道中餐会不会让他们乱了方寸,把他们一贯的秩序打乱,好奇用餐结束之后会杯盘狼藉到什么程度。我还是失望了。因为,众人离去后的桌布上,竟然没有我预想中的痕迹,甚至孩子们的那桌也如此。

浆洗过的亚麻桌布上,配着银质刀叉和点缀的花朵,一般人总得当心别让食物破坏了桌子上的和谐与美妙。显然,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吃,可能没有大快朵颐之感,但是慢慢咀嚼或许也是一种享受。

其实,桌布在德国人家里的讲究是很多的。什么日子、什么天气用什么样的桌布都很讲究,就更别提圣诞节、复活节、新年之类的重大节日了,那都得用带有标志性图案的桌布。每次用过,桌布都要经过浆洗、熨烫,然后如工艺品似的叠好。

那么,用筷子可不可以慢慢用呢?中国人不是也有“慢慢吃”或者“慢慢用”的说法吗?我跟德国人直译过这些,他们觉得特别棒,觉得这是很懂享受的表现,而且我也认为这跟德国人饭前互道“祝你胃口好”的意思是一样的。

程丹梅

【视野】

人类扎堆史

很多人都热衷于判断接下来中国的房价走势,未来的房价还会涨吗?一般情况下,这是个非常难解答的问题,因为你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确定的标准来判断,那我们不妨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生活方式是怎样演变的。

在很久以前,人们从本能出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那时候要养活一家四五口人(当然那时“家庭”的规模并不止四五口人),需要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什么要那么多呢?因为要打野兽——人们在追捕一只受伤的鹿时所奔跑的范围相当于360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还是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投掷武器和长矛之后,而一只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达100平方公里。

按这个需求量衡量,中国大概只能住下180万人,其中上海只能住下900人。

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大飞跃是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耕社会,一家人生活所需的土地面积从2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0.3平方公里左右,缩小为原来的近1/100。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你没能在3600个足球场的范围内追到那只鹿,也不至于饿死了;另外,也不用为了多生一个小孩就想办法干掉你的邻居。

0.3平方公里,你很可能把这个面积

想得过小了,它是30万平方米。而一个传统的工人,大概只需要200平方米的工作空间,再加上他一家人的居住面积,大概是300平方米。到了工业时代,养活一家人所需要的平均面积缩小到原来的1/1000。从这一点来说,工业革命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再到后来,人们养活一家人所需要的土地面积持续缩小,这时人们学会了盖楼,土地使用效率提高了。总体来说,从围着许多个足球场大小的草原和森林追野兽,到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做PPT,人们养活自己所需要的面积缩小到了原来的约百万分之一。其实不只是这样,现在人类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耕时代的国王。比如,东汉时蔡伦才改良好了纸,纸的普及又花了很长时间,因此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用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擦屁股。

人们养活自己以及家庭所必需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这为人们逐渐形成扎堆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总体来看,人类的生活方式是越来越趋向于扎堆。人口总数越来越多,那些大城市容纳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其实,几千年来增加的社会人口,留在农村的很有限,增量基本来自那些超级大城市。1000年前,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没有几个,而现在,某个城市

人口超过千万也并不令人惊讶。

只要经济体系支撑得住,人们倾向于在一个适于生活的地方能住多少人就住多少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一件事:计划经济不那么高效的一个原因是,它阻止了人们的扎堆行为,或者说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不知道应该怎么组织人们到什么地方扎堆。僵化的管理者总是倾向于让人口均匀地分散到广大土地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愚不可及。

想要判断一个地方的房价是否还会上涨,只要知道它在现有的经济水平下是不是已经完成人的聚集过程就行了。在中国,这一过程显然还没有完成,人们还在不断向超级城市和一线城市集中。户口的管制作用只是让这个过程的缓慢。

原先人们以为互联网的普遍使用会让大城市衰落,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有道理,但预言家们忽略了一个要素,那就是竞争。城市根本没有变小,中国的大城市在互联网广泛应用前后,居民规模大概增长了50%,房屋价格增长了10倍左右。

只要人类的扎堆史没有结束,那么那些超级城市的房价从长期来看就会上涨。没办法,人类就是一个喜欢扎堆的物种。

崔鹏

我身边的科技工作者
摄影大赛作品选登②

仁心为民

吴叶青摄

【悦读】

电影院里的电影和时光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为了治疗他的坐骨神经痛,到巴登巴登的温泉疗养。为了消遣,他在电影院里消磨了好几个夜晚。他说,看电影时,感觉神经因为受到悦目影像的诱惑而逐渐迟钝,变得能够容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伪剧假艺术、可怕的配乐,以及对身心都有害的氛围。

黑塞在电影院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女皇、剧院、马戏、教堂、古罗马角斗士和狮子,容忍他们为了可笑的目的把象征最高价值的标志全拿出来,法服和光环、十字架和帝国之球,还有人类灵魂各种各样的状况和能力,以及上百号的人和动物,这些原本华丽的夸示被没完没了、无可救药的解说词糟蹋得一无是处,被糟糕的编剧毒杀。他多次想起身走掉,可是坐骨神经痛的人没那么容易说走就走。他只能留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完。

较之黑塞在电影院中的“悲惨”遭遇,导演伍迪·艾伦认为,电影院是日常生活的神庙,是逃避残酷现实生活的天堂。电影院里漆黑宽敞,巨大的帷幕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令人感觉与外界隔绝。伍迪坐在电影院里,前一秒钟看到海盗,就好像正在海上,而下一秒钟,他又在曼哈顿某栋顶层公寓里的美人中间穿梭。第二天,当他支付25美分走进另一家电影院时,他又和马克斯兄弟坐在了一起。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是他能够想到的最放松、最开心的事情。

翻译家朱生豪是性情中人,他兼具伍迪观影的快乐和黑塞对电影的失望。他在电影院里看到了《玫瑰红如此》这样的作品,会毫不吝啬地发出赞美之辞:“最好的是细腻的描述和气氛的渲染,摄影的美尤其令人神往,至于情绪的浓郁,就像喝了一杯葡萄汁一样,较

之啤酒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当他看了早场电影《三剑客》后,扫兴到连自己喜欢吃的糖也不想买了,嘟囔着返回家中。由左拉小说改编的电影《娜娜》,导演的手法毫无独特之处,将本是自然主义的名著变成了平凡的罗曼史,令他失望至极……他抱怨说:“二三十家电影院连一部好片子都没有,日子怎么过去啊。”

日子怎么过去啊?在电影院里,我们看了或好或坏的电影,任由人生中的那段时光流逝。理查德·普莱斯的《钟人》中,“钟人”觉得看任何一部电影,都不过是在电影院里枯坐90分钟,所以他从不去电影院。但看电影时,在90分钟的时间里,人们并非仅仅坐在那里。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人们去电影院的目的通常与时间有关,“为了浪费的时光、丢失的时光,或者将获得的时光”。

欧阳宇诺

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21年10月11日下午2:30时在南京市黄山路29号2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如下:别克奥迪等一批二手机动车辆。即日起展示且接受咨询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咨询电话:025-58823797 13770613066

公司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网巾市11号2楼

江苏银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遗失声明

南京市秦淮区明侠广告牌设计制作中心公章遗失,现声明作废。